
a
novel

by

Mona
Simp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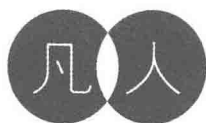


[美]
莫娜·辛普森 著
苏静涛 译

MONA SIMPSON

A
REGULAR
GUY

a novel
by Mona Simpson



[美]
莫娜·辛普森 ———— 著
苏静涛 ———— 译

MONA SIMPSON

A
REGULAR
—— GU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人 / (美) 辛普森 (Simpson, M.) 著 ; 苏静涛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35-7017-6

I. ①凡… II. ①辛…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963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出版统筹	张颖
项目策划	唐奂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朱莹莹
装帧设计	尚燕平
版式设计	湖岸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7017-6
定价	39.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70170001

For Ye, who now has faith

雨，总是在我们想晒衣服时下起
我们要找的东西，必定在最远的口袋里
——利希滕贝格

湖 岸
Hu'an publication

目次

序言 丰碑	1
-------------	---

01 他从未想过的,那遥远的存在	4
02 开卡车的女孩	16
03 游说	27
04 连锁信	41
05 汽车城堡	54
06 女人之家	74
07 西班牙的影响	106
08 早逝	119
09 欧洲范	141
10 情路艰辛	148
11 过圣诞	158
12 樱桃	176
13 马蒂斯	202

致 谢	371
-----------	-----

14 钱	213
15 停车位	222
16 谁会成为女主人	235
17 鞋子	253
18 两枚戒指	265
19 选举	288
20 实验室的夜晚	298
21 投票	315
22 两场派对	332
23 登月计划	343
24 三个遗憾	354
25 在这里	358
26 跳舞	365

他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冲马桶。他与众不同，从不关注自己的不雅体味是否对别人造成困扰。他不相信走珠香体液的遮盖效果，并一再宣称，只要饮食合理，在洗澡时再来点儿薄荷橄榄浴液，就不会分泌或散发出任何异味。

他固执己见，从不考虑别人的愿望和想法，并且压根觉得这些完全没有必要，这在一个有着政治抱负的人身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幸运的是，他很富有，并且英俊。所以即使尚未飞黄腾达时，他身边也从不缺少红粉佳人。他钟情于古典艺术，尤其是以纪念碑形式展现的公共艺术。他不仅对卢浮宫本身，还对卢浮宫内的绘画感兴趣。在他看来，那些绘画美则美矣，只是刻画太过细腻繁琐。如果说有人希望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降生而改天换地，那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下午，他要带女儿首次攀登埃菲尔铁塔。他对很多事情都没多大兴致，只有带孩子领略各种建筑、园林，或是向他们传达某种感触时，才会乐此不疲。以后他还打算带她去意大利。明年的冬天，他打算教她学滑雪。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父亲应该做到的，那就是：带孩子去游历这个世界的奇迹。

事实也确实如此，多年以后，简早已忘了推门走进盥洗室，撞见他正和女友煲越洋电话粥的事，但是她还清楚地记得父女俩一起乘电梯、登上埃菲尔铁塔的情形。身形高大的父亲和她挤在拥挤的观光电梯里，后来他沿着金属楼梯拾级而上，站到了最高的观景台上，风吹动着他那与众不同的长发，拍打着饱满的额头，他严肃地紧闭着双唇，只有看到女儿时才露出微笑，这就是他。塔顶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他不得不提高嗓门以便她能听到。他大踏步地走在观景台边缘，看上去就像一尊船首像，对于未来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他是一名美国实业家，

他相信美国在未来将会更加辉煌，对此，他有着无法言喻的豪情。他就是她的父亲。他们现在正一起俯瞰着平铺在脚下的巴黎城。

他低声说：“我现在都有点想竞选了。嘿，你觉得我们这么站着是不是有点像自由女神啊？”

他刚开口说打算竞选，她便猜出他说的是总统，一直以来她都觉得没有谁比他更适合竞选总统了。

当晚，在酒店，他从她手里拿过课本，迅速地翻了一遍，然后一边把她原来学校发的书递还给她，一边问：“你读过亚伯拉罕·林肯的东西吗？你应该读读他的演讲。我感觉我从林肯那样的人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他顿了一下，接着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明白什么啊？”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忙，每次你需要的时候我总是不在你身旁，”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课本封面的硬壳，“你瞧，在学校里你也学过历史的，‘创世纪’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创新之一了。”

“‘创世纪’？‘创世纪’不过是一家公司啊。”

“对，它是一家公司，但又远不止是一家公司。”他凝视着她。她太过年轻，尚不能像成人那样抓住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的眉毛流露出严肃思考的神情。“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你也就更理解我的意思了。”

站在铁塔的观景台上，“此时此刻我们记住这个就够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两张糖果色的大面值法郎，把其中的一张叠成一架纸飞机，扔了出去，然后另外一张递给她，说：“现在该你了。”

“我要留着我这张。”简说。

这些年间，他带着她去了帝国大厦、林肯纪念堂，还有他最常光顾的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山居小屋。他还带她去了约塞米蒂——除了家以外他最为钟爱的地方。

一天夜里，她带他来到一处废弃的厂房。

“你喜欢这种地方？”他露出猫头鹰般诡秘的笑容问道，“为什么呢？”

“别管了，”她一边说着，一边背过头去，直视着地面。她就是喜欢看月光倾泻在一扇又一扇残破的窗格上，她觉得这就是美景。

但是他总是不解。

他亦曾尝试为自己建立一座纪念碑，然而却未成功。对建筑师他向来另眼相看，他们讲话时，他总是微微歪着头认真地倾听。然而，他们的合作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因为他雇用的建筑师达不到他的要求，而他又没有时间亲自指导这些项目。

他曾经买过一座塔，也曾经买过一片果园。他还曾经是意大利一座山洞的主人。通常他不准下属把财务报表带入他的私人空间，然而某天由于某位会计师无意间的疏忽，简看到梳妆台上有张信用卡对账单，上面赫然写着“山洞”，为此花费的一大笔里拉足以兑换成一万八千美元。

当简问起山洞的事，他动了感情，整个人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中，说：“那是我和奥莉薇娅做爱的地方。后来，我们在山洞外的那一小堆干草垛上睡着了，趁她还没醒，我把她的衣服偷偷藏了起来。”

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栖身于一座破楼上侧翼的房间里，那里四壁透风、屋顶漏雨、地面生着苔藓，破砖而出的杂草铺满了屋外的平台。一群蜜蜂甚至在他的餐厅角落里筑起了蜂巢。

他并非像她一直期望的那样，是个喜欢寓居普通住所的男人。

01 他从未想过的，那遥远的存在

简用了好多年，终于把父亲的形象和每晚入睡前脑海中闪现的影像叠合起来。记得幼时某天的清晨，她随母亲到内华达山区某座小镇的邮局去，看到那里的墙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年轻人因持械抢劫而遭通缉。透过模糊的图像，他清秀的脸庞依稀可辨，看上去不像罪犯，反倒像逃亡中的天使。

母亲也发现了女儿的异样，只见她站在逼仄的邮局走廊里，眼睛直惨惨地盯着墙上的照片看。论年龄来说，简仍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不过她的脸上却呈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之后的年月里，她也常常会失神地盯着街上的陌生男子，甚至还想跟随他们而去。此时，她的母亲玛丽只有悲伤地摇摇头，告诉她：“不，这人长得一点都不像欧文斯，他只是个罪犯而已。”

玛丽本想纠正女儿这个错误的认识，但是很可惜，此前她早已烧掉了汤姆·欧文斯的所有照片。

简出生在偏僻的俄勒冈州东南部的灰星，她呱呱坠地时天上正下着雨，幼小的啼哭声就这样消散在一望无际的茂密果园里，被霏霏淫雨所淹没。邻居开车到镇上给欧文斯发了一封电报，说玛丽生了。但是她们母女苦苦等了八天，最终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望着一望无际灰蒙蒙的天空，玛丽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就叫简，那是玛丽小时候给唯一的玩具布娃娃取的名字。

此后十年间，她们不断地搬家，而搬家的理由无一例外是因为某个男人。最初，是一个修理弦乐器并且养着九只猫的男人。他送给了玛丽一把吉他，还给简做了一个宝宝椅，他允许简坐在宝宝椅上用双手抓饭吃。过了一阵，又来了个

总在追随着知名乐队巡演四处旅行的男人。这个男人在开始教玛丽演奏和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只留给她们一辆破旧的卡车。之后，因为另外一个男人，她们又搬家到了西雅图，这个男人帅气得几乎令欧文斯也为之相形见绌，十分英俊，尽管他只在周末现身，并且一到周日中午就得离开。他坦承自己不太喜欢小孩，但他还是教会了简识字，因为他无法容忍小孩在学步阶段时那种颠三倒四的语言，他想让她直接过渡到可以对话的年纪。就是这个男人，第一次指给她们看了报纸上欧文斯的照片。拿着报纸上由一个个油墨小圆点构成的图片，玛丽试图用这张照片说服简，她的生父不是邮局走廊照片上的那个抢劫犯。

但是在报纸的那篇报道中，欧文斯宣称他没有子嗣。

那个西雅图男人每个周末停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他开始在周六上午过来，周日午饭前准时离开。当他开始在午夜时分造访后，玛丽不得不带着简再度迁居。而从那时起，她们眼中的汤姆·欧文斯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名人了。

她们搬到了一处有着天然温泉的地方，在那里安定下来，不再漂泊。也就是在那里，简告诉那群小孩，她的父亲是个富豪。

“我还是库拉索岛的皇室继承人呢。”某个小男孩回答说。实际上，简周围的孩子不可能有远到无法追溯的世系，这些孩子们全家都栖身于拖车或卡车，他们没有床，而是直接睡在床垫上。她曾经和一家有着匈牙利皇室背景的家庭交好，唯一可证明他们皇室身份的便是卟啉症这种罕见的遗传疾病。这家的孩子从未进过学校，只有母亲在家教孩子反复朗读一本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书，并且让孩子们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

最后，有个名叫毕克斯特的女人把她们带到了一座山区小镇。这座小镇在天气暖和时曾经是露营地，现在天冷了人们都住到了管理处旧址的木屋里。大多数的夜晚，男人们燃起篝火，妇女们烧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关注天气情况，一旦嗅到面包芯里的潮湿气息，就担心会不会降雪。

简明白，虽然她们在如此众多的地方停留，然而这些地方却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故乡，只有奥本才是她的故乡，她却从没去过。奥本只存在于母亲的叙述中。

母亲的记忆是这样的，奥本有条蓝色的宽阔大街，街道两旁点缀着黄色的灯笼，顺着街道走到尽头，有一座粉色的广场，广场上有家售卖报纸、香烟的店铺和一家电影院。在小镇的周围，生长着许多株发育不良的桃树和果实累累的椰枣树，民居则横七竖八哪个朝向都有，家家户户都有院子，院中长着挂果的果树。当天空在向晚时先变成绯红色，而后缓缓暗沉下来，整座小镇似乎也在叹息。迄今为止，简只见过一张关于奥本的照片，还是某天她在某个布满灰尘的药店看到的，那是一张泛黄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人们驾着马车，而不是她想象中的汽车。

和其他城市不同，奥本是由一个有独特想法的人开创的小镇。那人在这里停下来，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美丽或是与众不同。事实上，与他走过的千山万水相比，这个地方并无多少特色，只不过当他走到这里时，妻子不幸病倒了，于是他不得不停了下来。人们称这位年轻的妻子为奥本，因为她有着赤褐色的发丝，不过几年后，她赤褐色的头发变成了黑色。她最终葬在了奥本，于是她的丈夫也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在他举办的派对上，人们注意到夜色中洋溢着友善的氛围，暗夜里白色的花朵正散发着微甜的芬芳。这个男人构想着创建一个纯净的城镇，这里没有酒吧，只有平凡的人们以及他们种植的果树。在随后的数十年间，更多的移民络绎不绝地到来，富有的新英格兰人从合恩角经水路长途跋涉而来，中西部人则赶着带篷的大马车由旱路而来，最后是坐着卧铺车的极富耐心的市民来了，期待这里果树沁人心脾的清芳能够轻拂他们午后的轻梦。自此，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杏树之乡。

开创者的女儿宣布每月举行一次旧货交换会，人们可以摆出捡到的或是闲置的物品，以便转让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人们也宽限一周的时间，鼓励犯罪者良心发现将偷窃所得物归原主。

多年以后，这个旧货交换会的旧址变成了垃圾场。玛丽有时感到心痛，想起奥本的故事，那些最温柔的开始和结束，如今唯余垃圾堆旁野生迷迭香和薄荷的浓烈味道。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能想象得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云之城旧金山了，在幼小的她看来，旧金山无疑就是最具风情和纸醉金迷的地方。现在时过

境迁，令她怀念不已的却只有自己家乡的硅谷小镇。

但是每当简问起是否要回奥本时，她都冷冷地说，“你是说那个牛镇吗？回到那，你又能干什么呢？”

玛丽·迪·娜塔莉幼时住在小镇的旧路旁边，道路两旁是移民们修建的小型砖石房子，火柴盒一样的房子像极了人们在故乡时的旧居，配着巨大的庭院和古老的树木，人们世代居住于此，不担心天气变化。他们用笼子圈养家禽，用绳子把羊拴在树上。玛丽对自己的父亲并不了解，但是她读过父亲写来的四十三封家书，他在信中不断抱怨船上如何地潮湿阴冷，又无限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期待回到温暖的烤炉前，重操面包师的旧业。

玛丽的母亲凭借丈夫留下的小面包房独立过活。后来还因此声名鹊起，远到弗雷斯诺市的人都听过她的大名，据说她制作的婚礼蛋糕，由于添加了某种神秘的原料，从而能为新郎和新娘带来幸福。只有玛丽知道，这所谓的原料只不过是把野花绞碎了掺到面糊里。

尽管从未到过奥本，简却觉得她肯定可以一眼就认出位于铁轨旁的那条断头路，横亘在经年累月修建的密密麻麻的桥梁中。那时她的母亲还是个小女孩，穿着带花边的白色裙子在那里玩耍，头发上扎着蝴蝶结。和其他孩子一样，她的装扮大多购自折扣商店或是布朗产品目录，然而，简的外婆还是青睐时兴的样式。

玛丽不喜欢这些衣服，但是在简看来，她穿上这些衣服一定令人艳羡不已。在宿营地，她是个负责召集比赛和制定规则的孩子王，和别的孩子一样，由于经常混合洗涤，她衣服的颜色总是乌突突的。所以当听到妈妈讲到那套白裙子和白色蝴蝶结时，简心底特别渴望，于是她请求道：“你能不能给外婆写封信让她把那套衣服给我呀？”

玛丽叹息着：“等我们以后回去的时候再说吧。再说了，我从来就没想过让你穿裙子。”玛丽有次听某个男人说起过并留心记住了这个观点。在玛丽小时候，她的上衣都没有口袋，于是不得不把随身携带的东西全部装到裙子口袋里，这样

就会不小心把衬裤露出来。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些衣服就穿不上了。”

“我相信她留着的不止一件呢。比如我领圣餐时穿的白色礼服，她一定还留着呢。”

在简的外婆卖出了十八套工艺复杂的奶油豆蔻蛋糕后，玛丽终于穿上了平生第一套圣餐礼服，以及母亲用结婚时的头纱为她改制的丝质上衣，还在头上蝴蝶结的蕾丝上别了一朵香橙花。

“你看上去真像个小小新娘啊。”送奶人菲尔轻声赞道。

那天刮着风，玛丽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轻飘飘的。由于斋戒的原因，她当天只吃了几张薄薄的圣饼。一名年老的修女用一根绳子拴住了她们的手，牵着她们上了山，玛丽觉得那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穿着白色礼服的小女孩被汹涌的风刮跑的。

“为什么你没让我去领圣餐呢？”简问。

“因为教皇是个骗子。”她的母亲答道。

简的外婆在奥本默默地承办了两百八十四场婚礼。她烘烤婚礼蛋糕，把花束上的假蜜蜂和蝴蝶整理得挺括、伏贴，还负责拍摄婚礼现场照片。自玛丽一出生，她就开始憧憬着女儿的结婚典礼了。每年玛丽过生日，母亲都会送她一把银质餐刀、一只银质餐叉或是汤匙，这样等她结婚时就能够组成一套完整的婚宴套装了。当玛丽宣称她打算搬出去和欧文斯同居时，母亲当即宣布和她脱离母女关系。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欧文斯——无论是之前还是他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之后——因为他没有礼数。

自此以后，玛丽开始披散着头发，这在她母亲看来是很不体面的。在奥本，玛丽的母亲一直以法国女人的形象示人，她的头发永远一丝不苟地在脑后盘成圆髻，所以顾客们永远不会担心在她的蛋糕里会吃出任何细小的发丝来。

“她自称来自法国，”她有次听到顾客们背后议论，“但是我们都知道她是比利时人。”

她实际上来自比利时，是一个拾荒人的女儿。

欧文斯和玛丽同居了整个夏天。到九月时，欧文斯去哈佛大学读书。玛丽寄给他一个十二英寸的金莲花戚风蛋糕，但是却没有收到欧文斯的感谢信。

圣诞节来临时，欧文斯回来了，他开始只吃米饭、豆类和极少量的绿色蔬菜，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吃。在奥本唯一的那条高速公路旁，他租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和玛丽以及朋友弗兰克合住。

在那座总是回荡着隆隆卡车声的房子里，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恋爱时光，房间里无数次的追逐嬉闹中，最后总是她被他抓住，倒在柔软的床上。有时他们还会在半夜做烤薄饼当宵夜。但是当她在折扣商店做着收银员的工作时，有时会因为想起和欧文斯不是青梅竹马而忍不住暗自垂泪。欧文斯和他的父亲则不停地在家庭废品堆积场里闲逛，搜寻着汽车配件。有次他们从废品堆里找到一块挡泥板，装在了父亲正修理的一辆凯迪拉克上。那天，欧文斯告诉玛丽，他看见一个穿着白裙子扎着白蝴蝶结的小女孩，正在废墟中穿行。

玛丽尽可能地带他去领略自然，因为她不知道和刚从大学归来的欧文斯谈些什么好。某天傍晚，她拉着他去爬山，站在长满葱郁橡树的山顶上，他们遥望着落日余晖笼罩下的熟悉的山谷。面对日落美景，他的眉毛微微抬起，显示出内心的喜悦。她想要牵住他的手，他却没有回应。落日就是落日，有她没她都一样。

她想要和他一起远离喧嚣，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他确实也曾经说过：“如果这事做不成，我就到山上去，开垦一座苹果庄园为生。”

欧文斯想要开创一个面向年轻人的事业。他早已证实自己不适合与老板共事。在那个雇用了硅谷近一半人员的公司里，他和弗兰克现在都开始上起了夜班，而夜班正是公司留给不善与人共事的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时段。

玛丽不巧怀孕了，自从她告诉他消息的那一刻时，他便明确表示不想要这个孩子。

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出门去了，直到中午都不回家。当时，欧文斯和弗兰克正在努力创业，日后他们的事业将会使得二人声名远播，也使得他们生活过的这座

籍籍无名的硅谷小镇出现在了世界地图上。

在奥本的最后一天，玛丽突然闯进了欧文斯的工作室，她之前从未来过这里。这是欧文斯和弗兰克规划未来帝国的地方，也是欧文斯父母家的地下室。她本来想着这里会堆满试管、本生灯、培养皿、化学品、电线，充斥着烟雾，或者还可能有个传送带之类的。但是她却发现弗兰克正吹着口哨唱着《我一直在铁路上工作》，欧文斯正在电炉上搅动着豆子和米饭，唯一与科研活动有关的东西，可能就是那本翻开的带横格子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写着算式，这间地下室看起来就像一个木工坊。

“欧文斯，我们需要做个了断。”她说。

他举起双手，做出祈祷的姿势。这时弗兰克打算上楼回避。

“你不用走，弗兰克。”欧文斯喊道，但是弗兰克的哨声越来越远，最后留给他们的是一声门响。

“我现在要不了孩子，玛丽。”他把手弯成杯状，轻抚着她的头发。

他给不了她任何言语上的承诺，甚至说过的话也可能不算数。他的声音瞬间在两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有那么一刹那，玛丽惬意地闭上双眼，觉得自己的脖子软绵绵地没了力气，就势倒在了他的怀里。很久以来他都没对她软语温存过了，但是此刻她心里想的却是：她必须做个选择了，到底是要他，还是要他的孩子。

“我现在刚开始创业，”他低声说着，“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我投入全部的精力。”

“可是我也开始了。”

“我从没说过让你怀孕。”

“但是现在事情已然这样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它。”

他们的争吵逐渐升级，直到他把一锅的豆子都浇到了她的头上。当她带着T恤上的满身狼藉愤然离去时，他注意到她的胸脯已经开始有些胀大了。他曾经疑心过她是不是反穿T恤，因为高中时便有几个女孩讲她为了展示曼妙的曲线而反穿T恤，欧文斯知道这些女孩们在说谎，玛丽向来是诚实的。

十九岁意外怀孕的玛丽，内心充满着少女的张皇。她将自己的窘境一一说给陌生人，听取他们的建议。她就这样一直不停地问着，直到某天有人告诉她应该留下这孩子。

铁路路轨旁居住的一位老婆婆借助她喝过的茶叶帮她占卜，劝她说：“人的一生很漫长，遇人不淑的情形很多，不过，天底下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像野草一样。”送奶人有几个女儿，每个周日总是头戴着蛛网样的薄纱赶到教堂礼拜，这些女孩子偷偷地告诉她，只要喝下某几种配料制成的药方就可以把胎儿流掉。

只有一个人说留下这孩子吧。这是一位道士，他在某座整日云雾缭绕的海上仙山修行，这位出家人不太会说英语，只会反复说一句：“孩子是神赐的礼物。”但是只这一句就足以支撑着玛丽踏上前往俄勒冈州东南部那座苹果农庄避难。在那个农庄里，每个人都负责日常清理，大家每一餐吃的都有苹果。

从此以后，简的母亲就一直在咒骂这位道士。为了这个决定，她无数次深陷困境，而他从未送来过一张哪怕是最小面额的支票救急。

在山上的宿营地，简度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在这期间欧文斯只来看过她们一次。他来时是深夜，她已睡着，后来这次拜访在简的记忆里就如同一个银白色的梦。她依稀听见汽车的喧嚣声，似乎也感到了汽车头灯微弱的热度，但是她只是翻了一个身，就再度沉入梦乡，这一幕如同几滴雨水落入湖泊打出几圈涟漪，或像睡梦中尿床的刹那感觉到的那股热流。

他和玛丽把简抱起来，把她熟睡中蜷缩的身体拉直。他把她平放在张开的双腿上，测量着她的身高。玛丽则弯着腰举着一根蜡烛，她一直相信自己的闺女是个少见的美人胚子，作为妈妈的她对此感到无比自豪。

欧文斯的手指穿过简的绿色弹力裤上的破洞，抚摸着她的膝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条弹力裤一直是简的最爱。这条裤子本来是黄色的，后来褪色变成绿色了。

“她的额头像你。”玛丽说着，掀起女儿的刘海，露出她的额头。